



先生文集

卷之四

〇二十六

和
1599
26





和16  
1533  
26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三目錄

雜著八

- |         |         |
|---------|---------|
| 大學異本考二篇 | 校四書人物考  |
| 讀孟子大丈夫章 | 卦爻十翼考畧  |
| 本草序考六篇  | 三體詩考三篇  |
| 菅丞相誕生考  | 紀名虎卒年考  |
| 僧圓載入唐考  | 仁明天皇遺詔考 |
| 小野篁遺跡考  | 高雄僧真濟事考 |
| 都良香卒年考  | 紫式部事跡考  |



東鑑考

管孟... 本草... 雜著八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三目錄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三

雜著八

大學異本考

按大學篇載在禮記自漢以來至宋初未有異論而二程始表章之以為學者入德之門戶至朱子改正之作章句或問且補其錯脫於是有古本有定本古本不分經傳分經傳則號於程朱宋天子立朱子所定所註大學于學官天下宗之其後門人後學作其說者甚多大全所引諸儒皆是也弘



治嘉靖年中王守仁據古本講未嘗有缺脫而後  
立致良知之學由是諸儒議論紛紛然尊朱子者  
守其說而不變慕王氏者談良知而議朱子且又  
鄭曉得一異本曰是賈逵本也真古書也雖然二  
千餘年此本不出而今始得出是亦可疑焉固如  
許敬庵之所云也余亦不之信也夫皇明諸儒每  
每所言必欲使當今超過宋朝俊才亦多於先代  
故雖未議濂溪明道而於伊川朱子則或駁之或  
不滿之况其餘人乎肆口恣言而不措焉王氏門

人殊甚且又所論無據則曰發某塚而得某書曰  
檢某家譜而知之或擬作而欺人或謂見之於某  
碑碣比比皆如是而后筆諸書以傳於當世附于  
剞劂然則看者不可不察也今夫二千餘年以後  
賈逵大學本始出焉知吾儕之不悉信之也此等  
皆欲議朱子而不覺人之議已於其後也余只自  
幼學程朱書而慕聖賢道故先讀其說而后領曉  
經旨而已因記之諗諸同志兼教子孫

此一篇寬永七年撰大學解時作之



又  
余嘗見備前少將源光政家藏有石刻大學其卷  
首曰石經其卷尾曰永和七年歲辛亥王羲之寫  
于六經閣其本文次序與朱子章句異而又與禮  
記鄭注本不同也今按是賈逵本而蔡邕所刻石  
經歟余家藏有百川學海其內載大學石經與光  
政石刻大學其次序不差又大明管志道所校註  
之賈逵古本亦是此本也其次序大槩相同其間  
小異者管氏所私改也想夫賈本石經其久遠未

必信焉蓋明儒欲議朱註而妄詭之者乎然則此  
石刻亦是管氏之徒取拾羲之舊文以爲私證之  
一助者歟此本載論語顏淵問仁非禮勿視聽言  
動一章與學海所載及管氏本相同

四書人物考

羅浮子按人物考於四書可考其姓名事迹者猶  
有遺焉歟聊表出於左

互鄉童子 陳司敗 達巷黨人 太宰 孔子



之兄 遠伯王使者 闕黨童子 亂臣十人之

中周公太公散宜生等之外可枚舉者 列太王

王季泰伯子公劉虞仲之傳中何不別立考耶

三苗 葛伯 顓臾 舜子商均 師尹 姜女

趙孟 東郭氏

告子 趙歧注云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各不

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

性命之理論語曰子罕言命謂性命難言也以

告子能執弟子之問故以題篇 或曰薛方山

不列告子者何也或疑以浩生不害為一人與

不然是一別人也困學紀聞有告子克

讀孟子大丈夫章

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大丈夫不可無此氣節

海濶一文後魚躍天空任鳥飛大丈夫不可無此度量

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大丈夫不可無此襟懷

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大丈夫不可無此蘊藉

是等說話本於孟子之言嗚呼大丈夫所居所立



所行皆由主一主一者敬也故聖賢而豪傑惟夫  
大丈夫乎

此一篇應井上河內守正利之求而淨書以  
投之乃裝潢之掛於床壁其淨書雅丁酉之  
災而副稿幸存

卦爻十翼考略

☰ 伏犧畫

乾下王弼所加 或云費直所加

乾元亨利貞

文王詞謂之彖 餘卦皆同

初九潛龍勿用

周公詞謂之爻 餘爻皆同

用九

乾坤二卦有之 周公詞 餘卦曰九曰六皆

隼之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云云

孔子詞也傳文王彖辭也彖曰一字漢儒所加



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孔子詞也言乾卦之象故云象曰又號大象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孔子詞也傳周公爻象詞也此下至于天德不

可為首也皆同又號小象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云云

孔子辭也此下至于其唯聖人乎申釋彖傳象傳之意

伏犧畫

坤上

王弼所加

或云費直所加

餘卦皆效之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文文王辭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云云

孔子辭

象曰地勢坤云云

孔子詞卦象謂之太象



初六履霜，堅冰至。

周公辭 餘爻同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云云

孔子詞 爻象傳謂之小象 餘爻同

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云云

孔子詞 申釋彖傳象傳之意

乾坤二卦有文言其餘卦無之



震下 坎上

文王所重

或云伏犧所重

以先天圖見之伏犧重八卦為六十四以後

天圖見之文王依八卦分為六十四餘卦效

之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文王辭 所謂彖也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云云

孔子辭 所謂彖傳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孔子辭 所謂大象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周公辭 所謂爻也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云云

孔子辭 所謂小象也

此下至于未濟皆同

繫辭上下 孔子詞也謂之易大傳

說卦 孔子詞

序卦上下 孔子詞

雜卦 孔子詞

易經上下二卷 文王所定 合為六十四卦

上象一下象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

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是為十翼 孔子所

贊也經分上下故象象亦分上下

或以卦辭為一象辭為二大象為三小象為四

文言為五上繫為六下繫為七說卦為八序卦

為九雜卦為十是一說也

右應井上筑後守政重之求而記大槩也

本草序考



開寶本序曰三墳之書神農預其一云云羅山按屠隆漢魏叢書徐筆洞天壤遺文皆有二墳書此書隱昧於數千年之間一旦出自屠徐是可大恠想好事者見左傳尚書序有三墳之名而胤征別政典於是因堯曰咨爾帝曰咨汝及命群官之語托爲此書歟可謂妄作若古昔有之則仲尼奈何不述焉自晉人發汲冢得竹書穆天子傳逸書以行于世而后宋張商英獲素書於留侯墳中人疑其僞明王世貞稱得短書于古墓都穆稱知孟子

年齡于鄉誌族譜此類亦多朱文公曰世間僞書如西京雜記顏師古既譏之余於此書亦云焉此序稱三墳之書神農預其一是指本草而爲言取

又

唐本草序曰時鍾鼎峙云云羅山按鍾當也此言弘景於本草撰緝成言又能瑠珠之潤色之雖然其時梁居南方魏在北方天下不一統南北如鼎峙故云時當於鼎峙其所見所聞但知南方不知北方故云闕於殊方如毛公北人也不知梅又北



人見紅梅以爲杏花之類是拘於一方也

又

陶隱居序曰后稷伊尹播厥百穀惠被群生云云  
按漢藝文志道家者流有伊尹五十一篇小說家  
者流有伊尹說二十七篇班固自註曰其語淺薄  
似依託也農家者流無伊尹而弘景云伊尹播百  
穀與后稷並稱之是何說也如其割烹則孟子既  
辨破之以其有鼎鼐之才戰國時橫議者遂謂伊  
尹爲庖人呂覽馬史承之以爲伊尹以天下滋味

說湯王由是醫家亦有伊尹湯液之說其誣久矣  
向不使孟子與割烹同辨與許行耒耜共正之不  
亦不幸乎若夫有莘之耕乃避桀亂之所爲而已  
非若后稷之所爲也又按神農黃帝文王孔子皆  
聖人也后稷伊尹大賢與聖不違故此言歷衆聖  
而滋彰如歧黃彭扁誠有大功於醫道是以並稱  
舉之然不可謂無深淺矣若否則必招仲尼墨翟  
並稱之謗而有孟軻楊雄兼舉之誹是豈與泥于  
小道拘於方技者容易談哉又按此序並稱歧黃



彭扁扁者黃帝時之扁鵲也戰國時秦越人亦號扁鵲史記見趙簡子齊桓侯戰國策見秦武王文選養生論註甚詳扁鵲時世有異史記又謂秦太醫李醯忌鵲殺之如此則扁鵲年可二百歲乎蓋唯世世業醫皆號扁鵲耶黃帝時有盜跖周末有盜跖是以類而名堯時有羿夏太康時有羿是以世而號

本草序再考

商輅序曰炎黃時所著云云羅山按炎帝作本草黃帝作內經素問則黃帝於本草似不相關而此言炎黃者何也孔叢子稱伏羲嘗草木淮南子及仲景金匱云神農嘗百草容私志曰黃帝嘗百草由是觀之此乃兼言炎黃時所著歟且論語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雖有天下而不躬稼稷雖躬稼而不有天下東坡曰北窓幽人卧羲炎淵明高卧北窓自謂羲皇上人然不言炎帝東坡兼而言之然則文人設詞遺語之法是古今之例也縱雖



不有黃帝著本草之事亦何不可哉且又想炎帝  
既始作本草則至黃帝時焉知與歧伯俞附輩不  
為商量之哉故其臣桐君雷公亦有采藥錄藥對  
之遺書則可以見矣言亦已有笑于列者曰不見  
夫寇氏衍義之序乎有曰漢書雖有本草名而不  
言神農淮南雖云神農嘗草而不言作本草獨帝  
王世紀稱黃帝使歧伯嘗草木定本草經乃知本  
草之名自黃帝始然則商輅所謂炎黃時所著則  
以舊說及衍義而言之也子之向所云不亦贅乎

曰然雖然鄭康成漢人也注周禮曰以五味五穀  
五藥養其病其治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  
賈氏疏引劉向說云子儀本草經一卷由是觀之  
漢人既以本草為權輿于神農也明矣左思晉人  
也賦蜀都之藥草而云神農是嘗廬附是料杜甫  
唐人也詠本草所不載之草而云神農曾不知韓  
愈亦云炎帝還書本草經然則自漢晉唐悉皆以  
為本草自神農始彼帝王世紀晉皇甫謐所著也  
未知據何書而云本草始於黃帝若其神農嘗草



而知藥黃帝亦在此事而後賢哲相繼而著述之  
筆之于書曰神農本經曰黃帝內經者後人所為  
也是未可知也如雷公藥對雖為黃帝臣而北齊  
徐之才潤色之題曰雷公藥對亦一證也舊康曰  
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今按此語載本草經  
而固有之則康亦以本草為神農作是一證也故  
今本草之權輿以神農為定云

又

晦明軒序曰泰和甲子下巳酉云云泰和者金章

宗年號也元年辛酉四年甲子也九年章宗被殺  
而允濟立其後宣宗哀帝末帝云云元太宗滅金  
當宋理宗端平元年甲午於是金亡其後巳酉當  
宋淳祐九年元定宗四年自泰和甲子至巳酉計  
之四十六年也今按晦明軒金人也金亡後不欲  
事元故不記宋元年號但記泰和甲子下巳酉歟  
蓋此人尊事章宗故殊表泰和而懷舊也古人有  
此例文選五臣注云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  
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耻事二姓故以異



之秦少游云陶淵明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  
以後但題甲子而已黃魯直詩亦有甲子不數義  
熙前之句中別集亦有滿簡清風削宋年之句由  
是觀之已酉者金亡後十五年也陶明軀亦但題  
甲子而削蒙古之年號者乎

又  
按嘉祐補註序曰舊著開寶英公陶氏三序皆有  
義例所不可去仍載於首篇馬志曰英公李勣序  
曰鈇錫莫辨乃知似以志約序為英公所撰時序

也又按此序云五十四卷禹錫引英公序云五十  
三卷時珍云李勣所註本草七卷謂之英公唐本  
草又蘇恭與長孫無忌等所釋本草五十三卷謂  
之唐新本草孔志約序云云復乃知此序已前別  
有英公序也此亦不同當重考  
右三篇因野三竹求以考之

### 三體詩考

或曰說三體者以初唐合于盛唐為一體中唐為



一體晚唐爲一體謂之二體奈何余執曰唐詩以  
時言之則有唐初體盛唐體大曆體元和體晚唐  
體以人言之則有沈宋體陳子昂體王楊盧駱體  
張曲江體少陵體太白體高適體孟浩然體岑參  
體王維體韋蘇州體韓柳體李長吉體西崑體王  
川體元白體杜牧體張籍王建體賈島體孟郊體  
杜荀鶴體等評詩者亦曰學詩取漢魏晉宋及六  
朝詩次取沉宋王揚盧駱陳拾遺詩次取開元天  
寶諸公詩次取大曆十才子等詩次取元和之詩

次取晚唐之詩又取宋朝諸家詩皆共熟而參之  
可也由是見之不可取初唐而合盛唐也今三體  
詩有宋之問王勃沉佺期杜審言崔顥等是皆初  
唐之詩人也故知以五言律七言律絕句爲三體  
爲是矣

又  
至芙蓉者至盃承露也春按扁鵲所謂上池水本  
草所載半天河蓋亦此類也水之不墜於地上而  
在天地中間者皆是也豈唯竹籬頭而已哉地上



皆天也是元為仙人之藥者欲服上清之液氣歟  
春將著多識該解因暇及此

又

錢起歸雁詩用來字按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鴻  
雁來鄭玄注云雁自南方來將北及其居陳澹集  
說云來自南而北也仲秋之月鴻雁來鄭玄注云  
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為居陳澹集說云孟春  
言鴻雁來自南來北也此言來自北而來南也季  
秋之月鴻雁來賓鄭注云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

陳云雁以仲秋先至者為主季秋後至者為賓如  
先登者為主人從之以登者為客也季冬之月雁  
北鄉陸德明曰鄉音向馬氏曰雁北鄉則順陽而  
復也文選四十五漢武帝秋風辭草木黃落兮雁  
南歸注禮記曰季秋之月草木黃落鴻雁來道春  
按右所云則雁來雁歸共通南北兼春秋而言之  
亦無害矣

管丞相誕生考



仁明天皇承和十二年菅丞相生掃部頭大江佐國元永元年八月七日自記云或人說曰菅原院者參議是善卿之宅也昔日其宅南庭有童兒齡五六歲許容止閑雅體貌奇偉是善問曰汝是何家之子奚自來遊耶童兒答曰我無居處又無父母欲以相公爲親也是善知其匪直也人而詐之養之勤學研覃天才日新是即菅丞相也佐國謂此說之趣是非不測○羅山謂世俗有北野天神緣起皆如或人所說蓋出自巫祝浮屠之口者也彼

以此人爲累世儒宗故惟其所生以誣之爲神佛之依托而已

紀名虎卒年考

續日本後紀云承和十三年六月己酉散位正四位下紀朝臣名虎卒按俗說惟喬惟仁爭位賸勝負時名虎與善雄角力相撲名虎負而惟仁即位清和帝是也然今年清和未生何有名虎相撲乎其僞可知



僧圓載入唐考

按宋僧贊寧高僧傳云唐天台山禪林寺廣脩姓留氏早預道邃之門研窮教迹學者雲擁開成三年日本國僧圓載來躬請法台別刺史韋珩請講止觀干郡齋云云六學僧傳據焉開成三年當承和五年也與圓仁入唐同年也又按唐詩類苑詩雋類函云陸龜蒙聞圓載上人挾儒家書瀕釋典以行更作一絕以送云九流三藏一時傾萬軸光凌渤澥聲從此舊編東去後却應荒外有諸生又

奉賀圓載上人歸日本國云老思東極舊岩扉却待秋風泛舶歸曉梵陽烏當石磬夜禪陰火照田衣見翻經論多盈篋親植杉松大幾圍遙想到時思魏闕祇應遙拜望斜暉皮日休送之云講殿談餘著賜衣椰帆却返舊禪扉貝多紙上經文動如意餅中佛爪飛颺母影邊持戒宿波神宮裏受齋歸家山到日將何入白象新秋十二圍又重送之曰雲濤萬里最東頭射馬臺身玉署秋無限屬城爲鞞國幾幾分泉是夏剎取經海底闍龍藏誦咒



空中散蜃樓不奈此時貪且病乘桴直欲伴師遊  
顏萱送之曰師來一世恣經行却泛滄海問去程  
心靜已能防渴鹿輦喧時爲駭長鯨禪林幾結金  
桃重梵室重修鐵瓦輕料得還鄉無別利只應先  
見日華生圓載謂顏萱曰舟人遇鯨則鳴鼓又曰  
日本金桃實重一斤又曰以鐵爲瓦輕於陶者故  
萱詩中及此矣廣脩最澄共是道遠弟子也圓載  
者廣脩弟子也而其名播于唐國與最澄空海相  
齊惜哉其與皮陸唱和之詞章不傳於後世況於

挾儒書乎

仁明天皇遺詔考

續日本後紀云嘉祥三年三月帝崩遺制薄葬綾  
羅錦繡之類並以帛布代之鼓吹方相之儀悉從  
停止云云按延喜十四年三善清行意見封事云  
仁明天皇即位尤好奢靡雕文刻鏤錦繡綺組傷  
農事害女功者朝製夕改日變月悛後房內寢之  
飾飲宴譟樂之儲麗靡煥爛冠絕古今府帑由是



空虛賦歛爲之滋起於天下之費三分而一云  
云善相公所言與仁明帝遺詔薄葬不同蓋本紀  
之所褒有太過乎相公豈妄言哉

小野篁遺跡考

小野篁者岑守子也按東刈武人之諸氏出自小  
野姓者不少蓋岑守父子任奧州太守時其種類  
遺留者歟又足利學校世傳稱篁之所嘗居也後  
爲學舍而居此者教授年久其牌記曰先生焉某

流風可以觀也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五經注疏  
以爲足利學校什物余嘗得見其書亦可嘉焉又  
案師鍊釋書右云篁不測之人也身在人間神遊  
冥府此何誣之甚哉彼聞篁世儒有文名而引之  
推入于浮屠以爲附會而誣世而已

高雄僧真濟事考

按朝日峯大鷲峯高雄山龍上山賀魔藏山此愛  
當山之五峯也按橘廣相高雄山鐘銘序云愛當



之山神護之寺則高雄爲愛當之一峯明矣真濟俗號之曰柿下紀僧正天安帝不豫濟侍疾加持而遂崩濟既失志且俗傳稱濟見深殿后而感其色死爲天狗即是愛當山太即坊也俗呼魅爲天狗愛當寺緣起曰此山有榮術太即云

都良香卒年考

三代實錄曰陽成天皇元慶三年二月二十五日乙酉文章博士從五位下都朝臣良香卒云云按

元亨釋書都良香者京兆人也文才冠世仕到著作郎菅丞相又良香之諸生也菅公階爵日加良香不及怒棄官入山修練不知所終後百餘年或見大峯山窟中顏色不衰云余家有都氏文集不全然讀之則其博洽可以見焉誠是本朝之儒者也託之神仙者後人之妄說歟遷怒于菅相亦誣矣

紫式部事跡考



紫式部者鷹司殿從一世倭子一條官女也相繼

而陪侍上東門院父越前守為時母常陸介為信

女也其祖先者閑院左大臣多嗣次內舍人良門

左中將利基中納言兼輔因幡守雅正為時也後

嫁左衛門權佐宣孝生大貳三位弁局撰狹衣舊

迹正親町以南京極西類今東北院向也此院若上東門

院之迹又式部墓在雲林院白毫院南小野篁墓西

雲林院淳和離宮也又式部受檀那贈僧正許可而入天台

一心三觀血脉也初號藤式部以其記若紫卷故

改今名或云藤花色紫故號又時人稱日本紀局

一說為時作源氏而式部筆授云云

東鑑考

東鑑一部五十有二卷自治承四年至文永三年

合八十有七年此中壽永二年建久七年八年九

年嘉祿元年二年安貞元年正元元年無之此間

廣常伏誅賴朝卒去政子死去賴經元服等事蓋

脫落



東鑑未詳誰撰蓋北條家之左右執文筆者記之  
歟此中北條殿諸文下知書狀等皆書平姓而不  
書諱又其廣元邦通俊兼等之筆記亦當混雜而  
在歟三十四卷以後者其文多畧且有重複誤  
出者焉

禪僧義堂在鎌倉時町野氏來令義堂見吾妻鏡  
此事在空華日工集然則吾妻鏡者町野家之所  
讀習也御成敗式目亦町野之所傳授云  
吾妻鏡名者指東國云吾妻日本紀日本武尊東

征時悲橘姬死而向東曰吾孀吾孀與吾妻相同  
又以鏡名書者我邦有水鏡大鏡增鏡等今此  
書爲關東之鏡戒故號焉蓋是相似溫公之通鑑  
范氏之唐鑑張氏之帝鑑等之名歟

我邦自神武至光孝有書記寶錄然字多醜醜以  
後無書記纔有假名草子及倭歌書而國家之治  
亂君臣之興廢不知十之一二中間雖扶桑略記  
出然多涉浮屠氏之妄說不足觀之獨東鑑文章  
雖減古之書記寶錄然其事爲有實乎校之源平



盛衰記平家物語而彼此真偽亦可見矣  
黑田筑州刺史令佐谷五郎大夫來就予讀東  
鑑不日而終合部及其將歸未予贈言於是不  
獲已書其少槩以與之  
元和三三年秋九月上漸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三終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四目錄

雜著九

- 拜尾陽聖堂 武州先聖殿經始
- 台駕入先聖殿 聖賢像軸
- 石盥盤獻知恩院 詣東叡山
- 示男恕以講詩事 告男恕以啓劄事
- 與男靖七篇 讀男靖日食說
- 讀鶡冠子示男靖 鳧藻文示男靖
- 鳧藻文示男恕 示恕靖



嫡孫春信講論語各義大槩

示民以禮... 台署人武聖堂... 雜著九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六十四目錄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六十四

雜著九

拜尾陽聖堂

寬永六年自京赴東武時過此

己巳十二月六日赴尾州奉謁亞相時亞相在成瀨隼人正宅是隼人為竹腰山城守塔故設餐應云云未刻亞相歸城余亦從入焉坐定而後拜孔子堂蔣繪塗小厨子形如堂在與有金像堯舜禹周公孔子安其中前有机机上有籩豆俎瑚璉犧尊雷尊等其前有方机机上有筮筒卓龜背上又



有香爐等左右壁畫五色樂器具其聖像厨前垂金欄帳其堂有兩扉築石為基高於地四五尺許堂下有花塢數畝其傍有文庫書籍殆及二千部及晚侍于食前海陸膳羞多矣且賜芳茗素燭有樂五聲太平延喜青海波越天新鞞鞞亞相手自彈箏樂闋余辭去於是使者山田次太夫來余旅宿賜白銀若干

武州先聖殿經始

寬永十一年作

武州先聖殿者文宣王之廟也余嘗獲賜其地而闢其基時尾陽亞相崇儒之餘為余命匠師乎內大隅某以營構此殿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輪奐翬飛不日而成其制異他非若尋常宮室之例也我朝昔雖聞有其名而如是之形模未之有也蓋尊閣聖像也乎內氏始運巧呈力可謂奇矣亞相自書先聖殿三大字以為額乎內雕飾以揭之可謂壯矣亞相屢來遊見而嘉焉僉云東州州學之權輿乎其後一日幕下枉台駕入殿內以褒



而稱善即座命余講書典乃蒙恩賜只是替古之力不亦幸乎於是我道之將行也可以待矣乎内氏荐乞書此事故任筆以授之

台駕入先聖殿

寬永十年七月十七日

征夷大將軍從一位左大臣源君肅詣東獻山東照大神君之原廟其還寄台駕于道春塾入先聖殿見聖像及四配位甚嘉焉乃坐殿内茵蒞

根少將藤原直孝古河侍從藤原利勝河越侍從源忠勝等從在戶外其餘從者多皆列于庭道春獻嘉菓時命曰五經之内當讀甚書道春執床上所有之堯典進而天威咫尺講誦數行畢置于書床而退於是賜白銀五百兩于道春拜謝而退于戶外又賜時服三領于永喜亦拜謝而退既而台駕出

聖賢像軸

寬永十三年作



寬永丙子季冬朝鮮信使通政大夫白麓任統通訓大夫東溟金世濂通訓大夫青丘黃泉來聘下之則僉云東溟者儒者也故以吾家所藏聖賢圖像二十一幅請書于圖上於是表出古語并舊贊副其軸以遺之金世濂遂書而返之足以爲家珍聊記焉爲他後之證矣

石盥盤獻知恩院

寬永六年作

奉獻石盥盤一枚者所奉爲

一品前大相國源神君也先是尊像安置於知恩院方丈室中而今住持靈巖和尚相攸于堂左高處新營廟宇以奉崇之以爲報謝之萬乙其志可嘉余弱冠之後三歲始奉拜神君自爾承恩眷侍讀書其德澤終不可忘也於是謹獻石盤於廟前聊擬芹暄庶幾使瞻仰伏拜之群眾不啻類面濯手而已清洗其心而永稱神德也

詣東叡山并詩



四月十七日赴上野別業是日終羸午時前肅詣  
東照宮是原廟也初藤堂高虎請造立之迨歲隆  
台命鼎造以爲輪奐按日光山就其葬處建塔別  
營一字謂之廟勅許賜官號且營內亦有之楓  
山亦有之皆巍然譬如平城有春日社長岡京有  
大原野平安城有吉田社乎以有便于近故也方  
今尾州紀州常州水戶江州坂本三河多喜同州  
鳳來寺加州因州備州藝州奧州等皆有此原廟  
蓋其國守雖媚于上旨彼是浮屠者所私所利其

費不知幾千億也十倍于歷糟鄙俚之叔孫通也  
姬姓諸侯在其國祭已祖而不得祭文王曷爲不  
致思乎所謂原廟者非先王之所爲也叔孫通之  
所奏議而創也奈後人之貶何哉於是詔天下建  
高廟以崇祀之未過百年以民不堪故廢而不祀  
方今之時諸方原廟光彩煥發其所領者封戶覲  
金尤夥多也雖然古來有驗諸大社久及朽壤者  
未嘗有省顧焉何哉夫日域者神國也靈威之不  
勝于武人則神不神也獨有伊勢内外宮效于清



廟茅屋之制是可尚也其二千年來二百餘度造  
替不如此官一兩度之經始也吁東隣之牛不如  
西隣之禴神君在世常用儉約則其歆享未可  
知也歟然孝子神孫之感格于祖考者非他  
人之所議也闔國治平可以慶焉人心之亂不亂  
唯是神可以知焉敬哉  
具瞻精爽與天通朱閣巍存東照宮初筵中甸  
靈庇蔭颯風偃草肅然風

示男恕以講詩事

寬永二十年作

聖人之爲詩也豈徒哉黃鳥止於丘隅則知其所以  
正蓋言止於至善也伐柯其則不遠則知以入治  
入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則知父母其順矣烝民有  
物有則則知其知道也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則知  
夫仁不可爲衆也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則知  
其能治國家也賜也言詩而進于講學商也問詩  
而至于禮後鯉也聞詩而訓所以言子思援鳶飛  
魚躍以見道之費隱据無聲無臭以表天命之性



聖門之論詩如此，孟子亦表示多矣。季子於鄆以下無譏焉。邵子以爲刪後無詩，然則其餘乎？奚論焉。齊魯韓有名而不備，唯毛鄭訓故。于漢，穎達義疏于唐，教授於世。逮宋子集傳出，而后群言廢矣。可謂得比興之本旨合詩人之原志，而其間讓訓故委曲于漢唐註疏者，徃徃不能無之，則有不盡釋之者，是以解人，顧者不可不以并考也。徃日春齋講詩本之于集傳，參之于毛鄭，穎達之說，窺六義之源，拆諸家之衷，要之欲使言者聞者共歸者。

思無邪，不亦鴛乎？是兩歲會官事，毋益校讎氏族，而不遑退而私講。今茲正月，公私隨例賀禮，紛冗氏族之事，未督也。暇日起廢，開講座來聽者稍多。吁！黃鳥之綿蠻，睨睨與晤，伊相暢山林之花，在六經就中正而葩者，不在茲乎？翌日所讀漸至小雅，求勗而不已，商魯頌何遠哉！嗚呼！文武周召之道，永言而歌之，其所歌在于音聲，音聲何外求乎？其所說在于詞句，詞句亦無他也。皆在一心而已。千歲聖賢之心，青春白日昭晰矣哉！脩之身齊之家。



則所謂父母其順矣乎余亦云

癸未太蕪二十三日紅燭下海筆

告男恕以啓劄事

向陽生慶我以七秩壽之啓劄其竭力之不苟有在焉夫惟漢唐以來爲臣子者曰上疏曰上表曰啓狀大抵多駢儷之語世號之曰播芳所謂宋播芳元播芳者皆此體制也古人稱之以爲駢四儷六錦心繡腸四六八六錦上攢花其所追慕而賞

至於如此歟昌黎厭六朝之弊嫌唐初之俳一起駸駸以反之正復于古故爲古今文人冠冕况又於其平生任我道乎雖然有時乎造儷語陳後山以昌黎拚木天街星宿清潤比嶽鑿問神鬼受職與魯子固鈎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濤波不驚不以爲輕重我讀六經其間不能無相對之語儷諸風行水上成文曰漣是風水無心于成文則自然之文也聲成文曰音則自有節奏言語之成文亦然故渾然之中自有文章煥乎既有文則何不



有駢儷乎然非若後世巧飾費功及平逸句之流也向陽生注意於此我不可不告諭之且按禮古之臣子獻祝者唯言萬壽無疆言黃耆給背言南山之壽不言其他蓋敬之至也今所呈啓札援尚齒養老之事亦見其所無不敬乎可嘉焉

壬辰正月十一日

與男靖七篇

六經尊閣之也其它文不文文哉文哉曹欲屬

文寧拙毋巧寧質毋飾知曹爾以古今之文掌巧則豈不得以其文以掌巧者乎則病者乎然則能文之人必噫而不從乎夫君子曰太史公曰云者病於失明辱於腐刑離騷發自湘纍寓言放自不遇潮陽之貶緣於迭龍鱗柳州之投荒坐黨於王任文之累人其如是夫文之窮人亦如是已已而好屬文何也斯文而已矣非吾所謂文也斯巧而已矣非吾所謂巧也拙中有巧質中有文謂文奇正謂之彬彬不趨下筆而已故仲尼羨堯曰文章



煥乎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子貢曰夫子文章可得而聞不翅是已伏犧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天人一也故經天緯地謂之文文之道大矣哉建天地于毫端寫古今於帑上見聖心于片語呈我情於一句不亦可乎雖然仲尼有文莫猶人之訓教文云哉有餘力之學亦文云哉鄉曹可致思也若夫我所謂巧者至爾力也中非爾力也宜思之以揮筆歟子路曰請益曰勿倦

又

濂谿之丰靜也二程之窮理也考亭之持敬也是等儒先之所用其心於聖學之工夫功效者也學者汲濂洛之流而沂洙泗之流而可也讀書者觀聖人于叢壑則千歲猶如今日勉哉

寬永辛巳夏道春涉毫以示守勝

又井詩

孔顏曾思孟以來世無真儒廣川醇正雖然挾災異之術昌黎發軔雖然自文字而起其間異端乘輿而出孔孟之道稍衰矣痛哉天之未喪斯文故



趙宋奎運之際斯文又起有周子者出接道統之緒得其所授者二程子也伯子二十二三歲著定性書示論橫渠古今言聖賢心者未有過此書也叔子十八歲作顏子好學論古今言聖賢學者未有過此論也其他少年英妙之輩雖不為不多碌碌不足數也夫伯子所云動亦定靜亦定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則到老不變叔子所云其本真精其未發則五性具其動而七情出云爾是到七十餘歲亦不可移易故十有五之志至于不踰矩而不

改焉是聖賢之意歟方今春恕守勝讀書記言年在志學而立之前可不致思乎今茲一二日又明年逝者不捨晝夜庶乎學與年共相長也顏子曰有為者亦若是勉哉  
衛武老猶戒况乎養正蒙諸看賢聖意日日敏成功

寬永十九季冬二十九日

又并詩

守勝平日節飲食慎起居我甚不憂適日冒曉小



腹為祟朝聞平復我心平夷夫肉食者被酒者則  
 中熱而腸剛故飲寒冷亦何傷哉素食淡飯者小  
 戶者內柔脆而邪犯空竅故于寒于濕熱亦有傷  
 乎世上兒童疾走奔波于要路者亦氣張與邪相  
 拒故未為祟且其生長慣于水土是東人之稟賦  
 歟今况不服其水土乎鄭入之在韓原而瘳而蹶  
 以此乎於人亦然不可不思之絕句一章且悅且  
 警益使其思聖人鄉黨飲食之節而知其所慎在  
 齋戰之列云而已并可以語春齋

願養尋常煖與寒早聞痛止太欣歡汞鈆龍靜河  
 魚腹一粒陽丹掌即安

癸未四月二十六日

又并詩

我家考槃弱冠天性情靜不求聞達唯好讀書以  
 通大義頗涉經史且吟詩屬文常不離膝下我及  
 嫡男向陽官遊有年彼不介于懷數歲之間執事  
 者屢勸茲仕然不肯聽丙戌之年季冬九日俄有  
 命令參府因強使祝髮更名春德乃提携共赴焉



舉營皆注目，即知其為我子向陽弟也。於是源羽林源拾遺、阿豐牧、阿對牧招之，黑木書院以列居羽林，與豐牧相揖遜。羽林告諭疇昔奉命春齋既善，仕加賜俸祿，且它地先是與我父同居，故也。賜右近廩穀，以為年支月支申謝而退。考槃未執，謁然聞其名而及此，蓋希世之舉乎。雖管清公之受學問料，不能過也。惟夫薙髮者，本朝中古以來之習俗也。聖人猶其服也，鄉何不從？今哉韓昭不足言焉。如瞿曇螺髻觀音寶冠文殊紺髮，乃

至達磨赤髭師範烏頭彭洪垂鬚，則浮屠未必剃髮也。如恭伯、虞仲、仲雍、胥餘之隨時世，李耳之蓬累同室，枚闔之被髮，則古人未必不有時而脫冠也。故學者要知時，若夫伯成子高、楊朱拔一毛利天下不為之，何知時歟？我聖人之從周，即是從今也。溥天率土，莫不率俾以官事，毋盭也。嗚呼，不可逃天下之大戒者，忠孝之道也。慎哉懋哉，耕于萊之幡然不可不思焉。封于留之從容，亦不可忘焉。

甲占一章



文苑儒林有冠童治平幸遇軌倫同縱然不得用  
章甫姬國魯傳泰伯風

止保三年丙戌季冬中泮羅山叟書于武江城  
畔之小塾

又

函三子晒書別墅六日之間賦詩屬文若干其中  
有見開板大藏經文余一覽之想夫英銳之氣大  
新之語蓋弱冠髫年之勇爲也亦如余之昔歲矣  
可以嘉焉雖然異乎從浴沂者之氣象歟不同子

不流祖禱於我側者歟吁時勢如何哉昔本朝  
未有藏經浮屠最澄始書寫之後展轉繕寫且有  
自異國貢來有我求于彼以得者以王公大夫國  
司郡吏乃至黔首崇信浮屠殆踰一千餘年彼徒  
占山林以爲己有混祖神社稷假而不返日富月  
貴累世侈大寺多黨連妄自尊大遂使聾盲不疑  
惟百姓悉爲奴且哉大藏開板之舉也胡氏崇正  
辯今見之於函三子之筆雖然時也勢也可以知  
焉危行言順可不思乎聖人有異與之言有謹嚴



之筆故於陽貨掌曰將往然竊王弓則曰盜是函  
三子所常讀而知也偶書以示誨

七月三日

又

吾不願爲洵也爾其於轍也豈敢哉吾設不爲珣  
也爾其於頤也豈不敢爲哉爾其努力昔蒼姬之  
全盛也星運之靈山川之秀陽和陰精之鐘聚於  
人物也隨也騶也列于八士逖乎邃遠哉吁瀆谿  
今焉在哉吾願携爾以行吟風弄月而歸何別真

彼說通書太極圖說既在鳥皮

讀男靖日食說

或曰日食無驗乃史之過也言曆書日食而不食  
不書日食而有食共是史官之失也蓋其天道之  
常而不以爲變也余謂不然春秋不書祥瑞而屢  
書日有食之是爲變也天之示戒猶上之令下父  
之教子歟思而敬則轉禍爲福也函三子所說已  
備矣本朝自神武至光孝史之所踵記昭晰矣  
後世之史不少槩見焉况於天文道哉乎聞花山



帝病狂，逃宮出，過安靖明宅前。日既暮，靖明避暑，  
仰見大驚，曰：「天變急，天子避位，帝聞之，走過。」又聞  
某博士逢諸隱匿副元帥，平時頗微服巡諸州，偶  
到其檐下，博士語妻曰：「某星忽見，是何事也？」執國  
權者來，此時賴掩耳而過，它日召博士，乃洗冤執  
奏，回焉。尚有若是之屬，吾未聞之耳。天文道殆掃  
地，歟！近世武夫專國，士民尚利，未曾有慕古思道  
之政事，何以於日食可思且敬乎！吁！日食之變，尤  
可恐天，若彼小人不畏天，其果如何！司天臺無遺

址視，視職掌廢失久矣，是誰之過乎？願得羲和甘  
石之輩，而論天人同理之道。

讀鵝冠子示男靖 并詩

昔蘇氏之子，披漢書，父軌悅，曰：「貧兒暴富也。」今守  
勝馬門，于聖賢之書，之餘力，繕寫鵝冠子，手自校  
讎，焉不日而畢。我想此書有異言奇語乎？雖韓柳  
嘗有一見之，則賢乎已歟？就中膾炙人口者，賤生  
於所不用，中流失舫，一壺千金，誠哉是言。用與不  
用，不翅在久而已。繫時俗嗜好者，亦有焉。繫土地



物產者亦有焉。褒斜民採牡丹，以為蘇崑山之下  
以王抵鵠，南人不用車，北人不用舟，不繫於地乎  
吳王之於劍客，楚王之於細腰，衛侯之鶴乘，而  
陳朝之石封，三品不繫於俗，嗟乎！百里奚愚於虞，  
智於秦，非用捨在入乎？故莫邪之補履，不知針也。  
驕驕捕鼠，不如猫兒也。食前方丈，不如蕪蕪亭菽  
粥也。于時于處，一壺千金，宜哉！塊視金玉，秦之奢  
也。犀璞不韞人之暗也。幹乘周鼎，寶康瓠時之愚  
也。瓠與壺同，彼於失舟，千金不換，是時矣哉！此於

棄辨而寶之，是昏憊也。可矣也。認偽為真，銜新為  
舊，蠶良雜苦，敗素假紫，豈趣其口二價而已哉！什  
百倍蓰千萬至，不可量也。人不可不知其質，而被  
欺被惑，被溺被誘，張幻眩者，滔滔漫夫，不亦吁乎  
世之無入兮，莫已知也。雖然，何求價乎？詩云：匏有  
苦葉，時未至，則不可以涉也。唯度乎王，涉于成，而  
連城不可易焉。友今偶見一壺千金之語，叨叨任  
毫盈，楮守勝，恒思憶之，可也。孔子曰：用則行，捨則  
藏。又曰：吾待價者也。我家牙籤，既授與者，數千篇



而年富書富與蘓氏之子大有庭徑只願無如武伯有其憂而有可以勸學逐晦庵也是父母之意也口占一首并書之

文字江河筆不乾一盞代笈卷波瀾梅花枝上報春鳥園裡深衣加鵝冠

寶永十九年季冬二十六日立春後八日

鳧藻文示男靖

余家之考槃干作文曰鳧藻記其喜也所喜則所生母病疾快復七茵如恒余齡踰六秩無它及其

已眼恙良已銀海生輝也余亦喜甚且讀之喜其博瞻猶進而不已至于精約夫博約兼該即顏子之學也文詞亦然余讀之至再則不赴于濠梁而知魚樂不窺九淵而見龍躍不登醉翁亭而知禽鳥之樂不入巴園而覺橘中之樂不涉蓬萊嶼而驚巨鼇之排栗里人已千歲矣木欣欣於今日杜陵翁久矣欣欣物自私傳說自昔所霓望矣霖雨膏之欣逢于當時不翅若是之類而已其孝愛之所在奚愧哉雖然周公之功曾子之行是臣子之



職分所當爲則孟子謂之可也乎且論綴文則子長朴贍可喜焉孟堅修之爲約譬如飛燕瘦楊妃肥相共不爲不美乎劉煦拙而繁冗宋祁修之反約然其闕略不備不如舊史之詳而不漏乎譬如楚失而齊亦未爲得乎邈焉則堯典命羲和簡而有法最不可及也後世月令其註疏歟雖然夏小正之類亦詳備不可謂繁冗矣善綴屬者詳亦可也簡亦可也學亦宜然故冉雍居敬以行簡顏子博以文約以禮曾子守約而養勇余所願則考槃

之博約敬簡若是也豈啻詞章之習而已哉方今馮顛既戴積雪我有焉戎眼不眩落暉爾有焉欲其聰明皆是常人情也爾不可不保養不可敢毀傷也余所願則亦如常人就中其所見唯如文王之望道如伯夷之不見惡色如顏子之四勿而瞻之在前是余所最庶幾于考槃于也鳧藻所言有三喜固宜矣余加以喜又多所喜則我老有兒孫如蛾子時術也考槃之強記好屬詞賦文殊慕聖道也餘何求哉富貴是人之所欲也有命不可



求而致之功名是入之所慕也有時勢不可謀而成之何怨天怨人乎唯喜其爲善耳勉之努力亦孝也富貴有天下孰加焉舜孝也武王孝也貧賤在陋巷蘆絮周身孰加焉顏子孝也閔子孝也菽水之歡亦是曾子之孝也一喜一懼亦是聖人教世以使知父母之年然則於鳧藻我見其孝之有喜歡歟於其乎益所庶幾理義之悅心如芻豢之悅口則其鳧藻即是豢悅也我所學似岷江出自甕口爾輩達于漢入于楚漲此文之波濤于無

傳此道之派于不盡也亦是非不願它後之喜矣程珣雖不老蚌然產明珠遂追尋聖人樞王近道統之光其聖善有與鬼廟與鬼神之語可謂女中之丈夫而今爾輩所生向嬰癘時不誦鬼不禱神唯以人事飲藥達針而愈可以喜焉舉在鳧藻之中者耶詩云夙興夜寢勿忝爾所生亦是自學習之中所由成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又曰兄弟怡怡皆此所怡悅鳧藻復在其中歟惟其以之可語向陽軒相共講磨焉

甲申 稽月 二十二日



鳧藻文示男恣

詩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不曰悅而  
悅在其中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不曰慶慶在其中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不曰樂而樂在其中去秋於  
向陽軒得其弄璋於我爲之含飴時我橋梓從官  
使之後入洛共賜兼金今冬復生孫振振時向陽  
軒始受廩給之賜昔仲尼產兒時魯侯餽鯉魚榮  
其賜以名其子不亦幸乎先難而後獲豈微祿是  
嫌也君子不素餐久矣我雖愚於虞然闔國混一

有可之之秦耶雖繫匏於一處然半百年來無如  
佛肸氏之輩中華遯遠矣何去父母之邦哉天智  
文武世既往矣延天之馭寓亦未爲盛況其後乎  
生今之世反古之道聖人所戒也故學者貴知時  
是等皆平日所雅言也今何贅論之昔張儀蘇秦  
在戰國之方殷或爲從長或爲衡長共佩相印衆  
疑其爲丈夫孟子謂之妾婦之道東方朔謂使彼  
在漢與朝同列雖欲爲匹夫不可得也昔漢代二  
百年王侯將相富貴威權幾多人而骨未乾名早



沒唯子長獨擅義於後世况孔孟不逢時而垂萬  
世之教于天下及異域而與天地共悠久無疆乎  
何弗豫之有哉今我得振振之兒孫彼則致眉壽  
之祝且悅且慶其樂何外求哉考槃作鳧藻文以  
喜我無愁毋快氣其身瘳曰疾既而向陽軒演之  
敷之作演鳧藻文其所接用事迹博洽可以喜亦  
與考槃筆相共追述我讀之所喜不少如螽斯之  
不妬好賢而不忘牙不媚技如芣苢之宜男授職  
而不多患不之詿如春酒之合歡奉父母而承順

焉則惟孝友于家施于有政何往而無不利哉家  
者國之本而身之所安也所安不在外而在我故  
曰仁者人之安宅也聖人之志雖在虞韶夏時殷  
輅周冕然公言之則唯曰我從周是故其作春秋  
書王正月是尊時王也不曰弑而書公薨是諱國  
惡也曰昭公知禮是不欲言君過也遊諸州竟歸  
魯是不忘本也遲遲而行是憶父母之國也曰魯  
有君子是羨其國也生乎今不可以反右在乎此  
不可以慕彼雖信羨非吾土則奚覓之哉焉知彼



一邦猶吾大夫崔子而不可行哉矧於我不有加  
崔子者乎且以吾准乾其見飛如何哉夫三葉之  
即潛靡眉非奚之愚乎謂之勿用亦可也而無貳  
爾心非寧俞之愚乎而確乎不可拔企而廢而雖  
不著潛夫論然我曾有媒妁而兒輩有樹護于背  
豈其潛乎哉彭澤之潛魚願深眇無由逃豈其果  
潛乎哉潛飛有時見躍有地庶乎善變焉不可以  
變鳧脰戀鶴脚也不可以變葉縣之仙舄也不可  
以變海浮屠之野鴨也方外宜攘斥拒絕之可也

易首乾坤詩始閔睢書載禹娶塗山禮記昏義春  
秋書伯姬叔姬之嫁雖有小大其禮一也則以爾  
所生准坤亦不爲僭也一家鳧藻皆基于此實人  
倫之始也故大學之道齊家之法引桃夭之詩每  
哉與芣苢之詠可以繼和焉且喜既有孫自今益  
得有其孫之魯之仍之雲之繩繩綿綿焉考槃亦  
它日宜然然則斯文之不喪此道之不絕擊一方  
之聾盲起千古之廢疾鍼衆技之膏肓而壽聖脉  
于無窮傳道統于不朽吁吾老矣愚益愚乎二子



蘇山文集卷之十四  
三十四  
輩勿怠勿倦是孝而已父母在不遠遊歐陽詹之  
遊韓子不以爲不孝况三閭大夫之遠遊乎身體  
髮膚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然臨軍無勇是不孝也  
况太伯仲雍之斷髮乎富有天下可謂孝桀紂不  
孝也貪如顏閔欠其親養不爲不孝也故富貴之  
榮不可換鳧藻貪賤之憂亦不可改鳧藻威武之  
犯亦不可屈鳧藻所謂悅也慶也樂也不在外故  
也芻哉考槃爲之向陽演之我家之棟棠我庭之  
紫荆愈待騰其茂聯其芳而碩大滋蔓益多實多

予是其所以介我眉壽者也昔龐德公遺子孫以  
安我今遺之以藏書萬卷乃是家訓也曾子曰傳  
不習乎我既傳之爾輩所宜習熟也然則我所悅  
爾所慶父母昆弟相共所樂不在茲乎與考槃胥  
讀此文字可以見張仲孝友于今日不亦豈弟乎  
正保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示恕靖

畫鬼神易畫人物難人物所常見而鬼神未曾見



故以形似則於人物見其拙而醜於鬼神見其奇  
性異狀以為須如是也詩之絕句短律則世俗亦  
有所槩見故其醜態見焉以李杜之法蘇黃陳之  
風論之則雖小絕小律不可及也雖然世俗有所  
議于其後以其拙醜易見故也是以或稱古風或  
稱長篇以呈出焉中華人尚然我朝亦有如此之  
輩熟視則不古不今不律而出自口皮邊其胸界  
榛塞不復知用語使事借迹之法故其惡欲掩而  
愈顯其醜欲藏而益見如以犀革墨南宮長萬而

至于宋歟如此之古風長篇不作而可也古人取  
一絕句之意作數百字之文者有之故達者短亦  
可長亦可古亦可律亦可譬畫鬼神人物者氣勢  
精神共至豈翅形似而已哉五今二篇古風雖任  
巨誦出然空見其醜可以嘉焉唯欲其不冗不俗  
不倉猝不輕菲而其用語使事借迹之優如乎  
胸襟以濶于目下揚于毫端且經史子集在其手  
者輪扁之心豈外哉

八月二十一日

嫡孫春信講論語名義大槩



丙申七月三日聞向陽聚生徒十餘輩使之說朱子集註論語各探闡爲之次序春信可謂誦論語名義而我招之于塾諸生侍坐聽者同在席既而小童捧書格論語在其版面春信今年僅十四歲對格開書即微音唱論語二字乃述云元儒吳程摠漢藝文志以爲論撰也次也聖門弟子撰次孔子問答之語故名焉於是其所及何宴之所序皇侃之所疏陸氏之所音釋柳宗元之所議邢昺之所解皆粗述了率歸于程子之所定斷且首篇孔

子語次不載顏子語孔顏一體其間毫髮也而載有子曾子語則彼門人所崇有子曾子之證也雖看魯齊古之不同到鄭玄考三論而合之行于世者是也朱子亦從鄭本也 本朝昔應神帝時百濟國王仁齋論語本文來貢以獻是典籍來自異邦之始也爾來王公卿大夫諸儒博士乃至士庶人讀之者悉皆無不從何皇邢之注疏其後朱子集註來自宋國朱子賢人而集諸儒之大成寔是學者之大幸而闔國之所受教也聖道之所以行



于後世也。朱子分學庸孟子以爲四書。大明太宗皇帝以朱子得聖人之心，故命名儒四十餘人本於集註分附諸家說爲四書大全，播於天下。又按古人多指論語以爲傳，雖然此書在九經之中久矣。中庸序稱其見於經曰允執其中云云，是堯曰篇之語也。趙岐曰論語五經之輔，鑄六藝之喉襟也。舉世所崇信固宜哉。勿論焉。件件所請述吾伊傾耳而不奪講序說者之口舌，讓之於後次也。言將畢時云對此畫聖人之語則思我耳聞人人之

問則思我口問如此，雖千歲之遠此心惟同，則通其心在，得其言語也。聖人之心與今人之心果一也是聖學也。此首篇所云學習須勤勵也。言畢從容少退，小童取格而收，一童更持格以出。伯元等順叙講序說未半，我早入房。昔秦延君註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而君子譏其繁，其不繁不略而簡且精者難哉。今春信說論語二字約而詳，不失其叙，雖不及簡精，然可免延君之譏，可以嘉焉。他日春信講子思之書，則中庸二字解不偏倚，無適不



及而平常之理可考石氏輯畧并取朱子之說其  
簡精真實得于心味于腹而能知能行也庶乎至  
於遠大是其所期也可以祝焉  
右講後翌日書以授之須為勤學之警可也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之六十四終



